# 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九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遼夏十一

上哲宗乞以棄地易被虜之人

范純粹

臣自元豐元年在陝西路備員監司適當軍興之時至

七年乃得還朝故於陜西邊事粗知始末昨蒙除授令任赴官過闕雖蒙特許朝覲累狀乞上殿奏禀職事尋准樞密院劄子催發出門故欲敷奏職事了不獲陳令既到任身遠朝廷須至披露論析仰黷聖聽切以西夏之國効順歲久邊隅無事吏夏晏然秖因种諤沈括數輩希功造事欺罔朝廷以謂夏國失勢衆怨親叛無甚勞費席卷可平或請覆巢長驅或請進築開拓致朝廷大舉戈甲諸路並興固嘗長驅而無功亦已進築而失

利衆說並試一無所成徒致關輔瘡痍公私困弊百姓流徙國兵殘耗雖諸路各有收復故砦廢州多非中國所利之地深在敵境矧為興修横添兵屯倍置器械加費金幣益耗芻糧盡關輔公私之力曽不足以自支故日煩朝廷自内應副而邊防釁隙日在可憂彼夏國者深沉自居未即報應盜亦以頻年應敵部族疲勞横山之人失業良久勢力未復舉動良難故但比時以來數數遣使跡如効順實乃有謀外則不議土疆内則不修

常賁既形款我之計又為自資之謀臣聞羗酋使人貿販滋廣通約所得不減三數百萬其自資之謀亦可見矣諸路軍兵經累次凋瘵之餘雖將招填畧充舊數而新人眇小未堪戰鬭朝廷但知兵籍數目而未知士卒之氣全未振奮臣未測朝廷謀畫所向但見近降朝旨應因軍興增置兵將官吏及添戍軍兵並已抽還外議以謂朝廷晏然自以為無事人竊憂之則其款我之計亦已行矣常賁未修彼所以言邊事之未竟也疆土不

議彼所以為將來舉事之端也理勢灼然無可疑者然則邊防大事未見成畫臣恐歲月滋久彼力漸全待草豐穀實之秋當弓勁馬肥之際稱兵有請暴肆跳梁倉卒之間何以遣應若臨時欲議許可則國體有傷若至期復舉干戈則生靈被害惟編户之方困豈再籍之能堪臣心之憂言有不忍臣昨者既不得奏稟聖筭尋曾往見執政大臣語此邊事雖所慮亦或切至而為謀未知所從如臣之愚亦何敢以此自任唯是思慮所得參

訪羣言不敢内有所懐願陳其説臣切以謂諸路所取夏人之地固未足繫彼國存亡之機而彼之所以乘困而必争者盖以謂日侵月削而不敢校則小國之勢在所可憂故自保之計不得不然一國共謀豈不及此由是推之乃知必争之地未棄則邊釁無時而可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自出也今彼之與我必争者顧禮義當如何耳臣竊觀近時之論邊事者獨以謂彼既困怠無所能為加以數年可期柔服臣竊以謂不然彼所以

嘿嘿自處未有所請但為自全之計者乃所以養鋭待時也是豈終困之理哉謂新地自興復以來糜耗鉅萬斥棄為難殊不思前日之已費者不足復追而它日之未費者尚可救也臣伏覩陛下即位以來累降德音凡聚斂掊積之令有害民生者悉行蠲除四海兆民懽呼愛戴蒙被聖澤可謂盛矣臣竊思念天下之費莫大於餽邊若邊事未有措置他日一有調度帑藏空虛無以取濟則聚斂傷民之令恐不能輙已此又不可不慮者

也臣願陛下静占往鑒斷自聖心因彼遣使再三而未有所請之時乗彼詞理恭順而姦謀未露之日特降詔旨槩述先帝所以問罪之意具道秉常所以復國之由嘉其忠藎之誠諭以逆順之理趣令先以前後戰陣虜陷官員使臣將吏丁夫悉歸朝廷其所削之地並從給賜如此則邊釁可期於止息生靈有望於安全亦足使四夷知朝廷前日興師之意在於拯患問罪而不在乎疆土之利也中國陷寇之人又知朝廷愛人而不愛地

也神功偉績可謂難名臣非不知危言異議自速禍悔伏念不獨守邊之職理當建明重以事君之方義無可避臣於先帝臨御之日數論邊事屢竭迂淺伏蒙先帝曲賜優容每有稱可非敢獨於此日驟為首尾異同之論古人有言曰知子之為取者政之寶也取予之間正在今日伏望陛下察臣誠在憂國志切愛君以臣今言少關聖慮如其粗有可採即乞宣付三省樞密院令大臣共議事貴機速伏乞早賜處決庶不為朝廷異時之

患則天下幸甚傳曰事君有犯無隱臣則無隱矣其如
位界言高妄議朝廷機政實犯天憲不敢以誅竄自逃
貼黄臣項者或聞北虜曽有文字到朝廷請勾下
西邊兵馬臣昨充北朝國信使日其接伴虜使嘗
語及夏國之事亦云曽有文字敎南朝罷兵臣是
時隨宜應對尋具奏聞臣以謂西北脣齒之國萬
一北虜狡慢或一日又以夏國所失疆土為言即
朝廷至時却已難為處決今日機會恐不可忽此

臣所謂事貴機速者也

貼黄臣切見所得西夏舊城堡砦如河東路葭蘆吳堡鄜延路米脂義合浮圖環慶路安疆等寨皆係深在賊疆於漢界地利形勢略無所利而所費芻糧皆是倍價計值及歲歲勞煩稅戶遠入輸納至於運致錢帛器械置官遣戍一一艱苦今日若行斥棄委是並無闕害惟是鄜延路塞門一寨係當中路之衝平川廣闊去帥府地里甚近別無地

利控扼之險自得塞門增遠四十餘里可為中路屏蔽粗為邊防之利兼此塞門一寨舊是漢城棄陷以來年歲未遠似與其餘城寨利害有殊朝廷若議存守則理或有名更係朝廷裁決所有蘭會之地耗蠹尤深如聞朝廷已遣使相視勘會更不敢縷細開陳元祐元年三月上先是司馬光建議還夏人侵地同知樞密院范純仁請以地易陷蕃生口純粹守慶州上此奏七月二府議定詔夏人以永樂城陷没將吏兵吏送歸中國當議除元係中國舊寨及順漢西蕃土境外委邊臣商量分畫給賜至四年六月夏國遣使入貢又

詔永樂陷沒人口經隔歲久慮其間實有死亡如將來送還到日依數交割支與賞絹仍將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寨給賜十月純粹奏夏人以永樂人口百五十五人欲以十一月十日至界首交還却用同日受領四寨乞許令將棄地內人户官物遷移般運於交送人口日前畢事並依所乞

## 上哲宗論息兵棄地　　韓維

臣竊見先帝時大興甲兵西討夏國始以問罪為名既亦收其土地遂致夏人有辭違失恭順夷狄之俗以不報仇怨為恥今其國力漸復必來攻取故地若不幸復為奪去則先帝累年勞師所得一旦失之已為可恥若

興師攻戰則邊隙自此復開兵連禍結未有已時臣切思兵之不可不息者三地之不可不棄者五請為陛下陳之伏惟皇帝春秋尚富太皇太后深處九重豈嘗習聞軍旅之事萬一寇兵犯塞調發兵應接不暇或恐震驚上心焦勞聖慮此兵之不可不息一也自靈州之役永樂之敗關陝之力凋耗士風未復今若再興大役必有失律違命散而為盜賊者外虞方作內患又起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夏國此兵之不可不息二也綿地千里

屯兵數十萬必藉沉謀重望之臣為之統御忠義英勇之將出當戰鬬幹事宣力之臣促辦錢糧歷數見在之臣復推近事之驗恐未足以充此任者又器械皆捐棄之餘芻粮有乏絕之憂此兵之不可不息三也先帝以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圖安擅行囚廢故發兵問罪今梁氏已死秉常復位所為恭順有藩臣之禮若復其故地則神宗問罪之名不為虛語嗣皇賜地之意實成先志此地之不可不棄一也朝廷自得熙河之地歲費緡錢

五六百萬以上所得愈多所費愈廣拓地之無利亦已明矣此地之不可不棄二也議者或以為蘭州趍夏人巢穴至近最為形勝自餘亦有要害可以增置城壁棄之非便陛下欲再興師旅收復靈夏之地則存之可也若無此意勞人費財以奉空虛之地則是又添一熙河也陛下以清淨為心仁惠為政切恐此事不當更興於今日此地之不可不棄三也遼夏二國世有婚姻且有唇齒之勢萬一遼國移書援先帝興師之意以梁氏死

秉常復位為其請所失之地則先得我之義理而奪我之機會矣此時朝廷欲與地則是聽遼國之命而恩歸於彼若不與則是彰先帝之過虧大國之信而邊患復興矣此地之不可不棄四也中國之所以為可貴者為有禮義恩信也夷狄之可賤者以其貪狠暴虐也今操可貴以臨所賤則中國尊與其所欲以成吾所不欲則夷狄服此地之不可不棄五也臣聞古公亶父居邠為夷狄所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不忍乃去邠

而居於岐山之下邠人舉國扶攜老弱從公於岐山之下旁國聞古公行仁亦多歸之古公周之先也其後世因其仁愛得民至於文武遂有天下今乃奪人之地又欲殺人之父兄而守之與古公異矣陛下試計修德行仁之效與用兵拓地之利孰為多少誠能於此時特降明詔盡以向者所得之地賜還夏國則其君長荷陛下之恩意人民感朝廷之惠澤至於鄰敵聞中國之行仁政吾民與兵知人主之惜民命其懽忻之聲戴荷之心

將有甚焉伏惟陛下鑒古公之修德亮愚臣之忠計發自誠心斷而行之臣料不獨夷狄感悅上天鑒德助順亦且福祐無疆矣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此皆前代帝王行之已有成効願陛下勿疑若夫計已往之費恡難保之地耗金帛動兵甲以争不可知之勝負而且有後患皆世俗之常談豈足為陛下道哉

元祐元年六月上時起知陳州名兼侍讀加大學士

上哲宗乞因夏人納欵還其地

蘇轍

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嶮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其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為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

之地土多沃衍畧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為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經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盗糧其勢必為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倍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復至講和請地必在兹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輙嘗覈實其事以為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決從

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以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攬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静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争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況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閧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

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討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化外之人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為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

裹糧奔命惟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算之多

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較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狄並出為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懐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

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時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為境修葺廢壘復置烽堠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

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地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恥縱使酋豪内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

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為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況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謹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冦之道於秦鳳以東多置番休之兵以為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勑將佐繕修守備常若冦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

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輙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黄臣切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人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激令背叛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為念勿争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切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

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為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刼持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説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熙河屬國强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為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手又於熙蘭要路控以堅城臣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為此計臣謂此説

亦空言而已臣又聞說者謂韓縝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縝由此罷相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之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為比

也元祐元年六月上時為右司諫

上哲宗乞棄蘭州　　孫覺

臣頃在諫職甞議蘭州可棄兩次奏聞未蒙賜可切聞西人在館以蘭州為請而朝廷大臣議論不一或以為可棄或以為不可臣切思之二者皆有所見非茍而已也以為不可者以戎人難保棄信忘義今日得地明日侵邊未可知也與其割要地以利之而不能已其侵冒孰與守其要害而坐制其弊哉以為可者則以為蘭州

之地乃彼所素有吾雖得之增兵益戍未嘗有毫髮之益而歲糜一百七十餘萬羌人又嘗大舉圍閑久之乃罷終為中國之患而生西人之隙恐西人今請不已用兵未有已時二者所見雖不同然皆為中國計慮憂深思遠有志之士也以臣觀之今者朝廷之於西羌幸可乘其無事保養三數年間亦可以休息邊人困苦之弊萬一西羌不如所請跳踉桀驁如元豐時則臣知廟堂之上憂未艾也臣以為棄之便凡臣所謂棄之者非謂

直棄以與之而已蓋欲於未與之時先與之要約西界寨柵徃時所謂要害羌人取之而去者有幾令西人先以還我約束既定乃議與之如此則吾所得者亦不少矣伏望聖慈因其來請特與之勿牽於異議拘於常守而失此機會也漢宣帝明主也趙充國良將也以宣帝之明充國之老練其論羌事往返至於五六卒從其策而事乃集廣謀博議古之人不免要在明主擇而行之

元祐元年上時為給事中

上哲宗論西人請地　王巖叟

臣累月前嘗上疏論天下之大害曰莫如熙河蘭會之坐弊中國願陛下早圖之今聞西人入朝以請地為事陛下念生靈安樂遠久之計深以此事屬謀國大臣而聞大臣議論參差無一定之策竊度聖心惑之未有以處臣以謂聽言之道必以事觀之則一言可決國家未開拓以前惟以信義為重夷狄之心不敢輕侮故邊患少邊患少故民力紓民力紓故人心安人心安故兵威

彊兵威彊所以能坐制夷狄而不生弊中國開拓以來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費以無窮之費貪無用之地國力已困而不可支人心已危而不可保兵威已沮而不可恃於此時當修復信義為天下休息計豈可固執更增後日之患也昔漢桑弘羊輩請田輪臺之田以威西國武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請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遠田輪臺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愛民也今朕不忍聞乃封丞相車千

秋為富民俟以明休息富養也今議者欲請留蘭皋而田之何以異此惟陛下鑒武帝之所以悔於終者早悔之幸甚至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唐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和斯婁為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李德裕亦請勿保安西是數人皆一時之賢豈不為國家惜威靈重棄其地哉蓋不欲貪外耗内疲竭生靈徇虚名受實弊遺國家之患也今窮荒之地於國家之勢不以得為强不以失為弱識

者皆曰去大患以自全乃所以彊耳夫得地不如養民防人不如守己今因其有請而與之足以示懷柔之恩結和平之信又失此時後日兵連禍結中國厭苦而為腹心之患陛下雖欲舉而棄之將不能矣臣度議者不過曰十餘年間竭天下之力而得之寧忍一旦棄之乎此不知經遠者之論也夫已耗之民財已傷之民命既非悔可追矣而後日之患猶不處之於今則當何時而已耶又不過曰恐啓無厭之求益生邊患不如勿與此

不知自處者之慮也夫彼求者無名則我報者有辭無名之求勢當自屈且彼雖夷狄既已與之寧不知恩尚何無厭之請耶若有恩以結之猶恐其來則無恩以與之將如何哉臣聞開邊之初其費不可以數言罷兵之後歲歲常費猶不減數百萬一有騷動其將奈何陛下須念此皆出於中原生靈膏血夫中原者陛下據之以制四夷者也而以生靈膏血塗窮荒不毛之地欲為垂世長久之計豈不誤哉此事萬萬無可疑惟陛下留神

早賜睿斷天下幸甚元祐元年七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哲宗乞不妄動以觀成敗之變

范純粹

准樞密院劄子諸路探報自秉常身死梁氏族人侵擅國事遂致諸部酋豪往往不伏變亂交攻日相屠害雖不住據逐處奏報終未見的確事情緣自來賊中事宜多是歸順人口通說事必真實慮兩界近上酋首因此變亂離析各懷去就或欲據元有州城自

守遥託朝廷應援或欲率其部族直謀歸漢願為近
塞藩籬若從而開納即慮展轉生事難保成功若一
切拒之又慮反為它國所有為國患轉甚未審於當
今邊情合如何處置致不失事機右三省同奉聖旨
令河東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蘭會路帥臣密切
指揮沿邊官吏若有投來西人如審驗得委知次第
即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所
有西界首領若謀歸嚮中國仰詳前項所問各以目

令邊情向去利害縷細詳究措置條畫實封入急遞

聞奏親自收掌不得下司令劄付臣准此

右臣除已依朝命施行外伏詳詔旨所問蓋邊防機事而繫中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顧何足以語此然臣蚤膺任使久在邊陲採摭審料粗若有得伏見陜西諸路邊防自元豐用兵之後未即解嚴迺者秉常失職諸酋並奮相與吞噬未有寧日方其自顧之不暇尚能為中國患耶在朝廷正宜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令詔

旨以謂近上酋首或欲據元有州城自守遥託朝廷應援夫夷狄蟻聚鳥散盛衰無常先王列於荒服之外棄而不擾縻而弗絶御戎之策無以過此今彼酋豪於變亂艱危之時欲以内附為名而請朝廷為應援苟可而許之臣不知一日急難有請則朝廷將真應而援之乎應援之舉名正而理勝乎邊兵之衆樂援而悦行乎不為之援則害大信乎凡此數者皆不可不慮也聖朝方以安靜治天下息兵止殺重農務本太平之迹始於今

曰尚何此策之議哉又詔旨以謂或欲率其部族直謀歸漢願為藩籬昔漢武帝時降胡數萬仰給縣官天子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後日之害大不可救是知夷狄為款附之名則中國受勞弊之實也今沿邊諸路自元豐以來所納降羌無慮二萬口而老稚無用者十有七八增耗邊廪為害已大其心之向背未可知故平日間有引而去者則警急之際安知其非謀也然則降羌之無益中國亦已明矣況彼之存亡興衰有未可知者異時

彼事既定復有君長必曰前日某部某族某人之亡歸中國者我國叛人也奈何受之我今請之則朝廷將若為處乎豈不理屈而勢沮乎此又不可不慮也或謂彼既附我奈何不受何辭以卻之臣以謂不然彼之部酋若有以梁氏之禍來告者若請兵於朝廷者若據地而願附者若挺身以降者朝廷當使邊臣諭之曰若主不幸爾乃臣子當盡死節之義善為若主討賊而已尚何來告耶何但欲脫身而內附耶我之邊兵方備它盜而

不為爾捕寇也夫如是則中國豈不甚尊而名體豈不甚正乎如此則彼於異時必曰我變亂患禍之中朝廷不乘我之不幸而存我有德接我有道尚得志而負之乎夫如是則朝廷之義豈不甚勝而彼之德我豈不甚重歟又詔旨以謂若一切拒之慮為它國所有臣觀戎狄之性以種族為貴賤故部酋之死其後世之繼襲者雖雛稚之子亦足以服老長之衆何哉風俗然也惟秉常父子有國綿久國人歸心焉今諸路諜者之言雖曰

秉常之死不明梁氏之族侵擅國事此特目今之勢然耳若謂遂能滅李氏之宗而有其國則臣未之信也蓋一國之衆豈無豪傑推李氏族子以繼後者乎豈遂甘心為梁氏屬乎臣以謂借使李氏遂有絶滅之禍尚當爭奪反覆屠戮相仍曠日持久然後定也夫困獸猶鬬者冀其或生也彼有力者方互為爭奪各將以衆自守乘隙而奮覬覦而動大必幷小彊必吞弱縱未敢統一諸部豈不據一隅以自全固願束手為它國虜乎臣知

它國未能遽有者斷可識也借有亡命避患而它附者不過逋逃之餘種耳顧何足道哉夫夷狄相吞并者中國之利也若天祐聖世遂使此羌卒至離析凡力等而勢均者各據土地自為一部則於時庶幾有思附大國者矣雖然大河之南横山之地必附於中國大河之北賀蘭之封必附於契丹酒泉武威之地必羣於西域葢勢力遠邇之異也昔呼韓裂為五單于匈奴分南北庭自是漢之邊候遂無匹馬之蹤我之所利正願如此故

臣所謂在朝廷今日惟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者葢謂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由出也臣願朝廷静占往鑒處以禮義參稽古昔無蹈後患深敕諸邊將吏使積粟養士勵兵戒嚴從容無為坐觀其變應夏國蕃領及部族生口有欲歸漢者並依前降詔旨一切約回決無收受以全中國尊大之體以破吏狄反覆之謀如此則詔旨所謂目今邊情向去利害者臣愚妄意切以為盡之矣若夫一得一失小利小權私已喜功為國生事者

非臣所知也伏惟聖慈特賜省察元祐元年十月上時以直龍圖閣判慶州

上哲宗論前後致冦之由及當今待敵之要

蘇軾

臣切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果莊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切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灾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冦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

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横山之地沿河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絶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葢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其民大悦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殑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窺我厭兵

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緫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緫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緫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鄂特凌古棟戩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殺其君之二妻棟戩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果莊溫錫沁等名以請於朝當時

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果莊等以鄂特凌古當立不當立若朝廷從其請遂授節鉞鄂特凌古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棣戩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諸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作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果莊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為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鄂特凌古自知不當立憂果莊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

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心而果莊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為方來之鑑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諒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内自相圖其能以喘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葢非元昊諒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黙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

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詔諸路敕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曽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聞果莊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恭很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彼有求必獲

不獲必叛雖婾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勑諸將若夏人欵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敕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背無故犯順今雖欵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非心服而來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堠精明虜無大獲不

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之愚計切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臣

切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至鄂特凌古請人人知其不當與而朝廷與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愈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元祐二年九月

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哲宗論禦戎之要　　范育

臣切以禦戎之要防患在於無形制勝在於未然患至而後圖安未有不危者也兵交而後求勝未有不敗者也臣觀本路有無形之患其端已具其憂甚大臣蒙朝廷假以方面之寄容身自謀依違不言使患至形成上貽朝廷憂下為一方害則臣上負明主不忠之罪大矣故臣敢極陳其說臣伏見近朝廷詔本路與夏人分畫

疆界依綏德例非所賜城寨外以二十里為界通遠軍定西通西榆木等城寨朝廷指揮賛邊相照取直西人執以逐寨外取二十里蘭州智古星舒堡前日朝廷令常作守據之計本路按視合取二堡外立界西人指為非舊堡寨要自龕谷寨打量此二事若朝廷從夏人之請則於本路邊面形勢有無窮之大害若不從夏人必起兵爭占有害今日和議而西兵未有可息之期臣請陳其故蓋定西北與夏人接境通西榆木等處則賊境

在東若皆取二十里則今日所棄邊面多者已三二十
里所徙弓箭手已數百千户失膏腴之地數千畝又定
西孤絶賊兵可從中斷其歸路其勢決不可守則通逺
之邊面所蹙不啻數十里而賊兵每出可至通逺通逺
受敵則熙河一路有扼吭不通之患矣蘭州向藉質孤
勝如川地五十餘頃皆膏腴上田有水泉可以灌漑其
收畝數斛無慮置弓箭手三千人昔之堡障未立不敢
就耕而以名目占坐不去者已千有餘人若從龕谷二

十里為界則二堡之地皆不可耕蘭州搭此北距河南介山東西境壤無餘其耕種之地既不足以自食其州粟日益貴費日益廣又況賊兵一出則立至州之西野增兵備無時而已豈不危哉此所謂從夏人之請於本路邊面有無窮之大患者也臣訪聞定西一帶川原廣濶哈瑪爾所居西市夏人置倉以積穀智果星舒川偽號裕勒珠自歸本路土人皆走天都山及會州之境地瘠人貧未嘗一日不回思其地又聞夏人常使北方之

人自謀爭奪之計昨正月中西界所差分畫首領與邊臣議論不合而去今其再至探得集兵數萬屯於境上時出遊騎道不遜之語度其意蓋將必爭而後已雖至於用兵廢絶和事皆且不顧此所謂不從其請將見兵拏而不解未有可息之期者也以臣計之不與則用兵雖速而患小蓋吾邊有易守之形也與之則用兵雖緩而患大蓋吾邊有難安之勢也然此二者不可不慮也臣請終言之切聞青唐鄂特凌古以篡得國朝廷既行

封爵常與夏賊伺謀冦邊賴朝廷威斷邊將出兵生擒
果莊斷河橋以挫其鋒遂寢姦謀納質效順息數歲之
邊患今聞鄂特凌古常疑其下有怨懟之謀日圖誅殺易
置首領且與夏賊結約甚懼遣人往夏國詰其與漢和
激其用兵之意葢夷狄氣類既同其嗜欲既一犬羊之
黨勢必相為而又鄂特凌古簒於前梁沁布簒於後昔也
相視而戚其謀今也同心而濟其惡理必然也臣恐二
賊締交夏賊出兵通遠金城之郊本路嚴兵以禦之里

賊又出兵河岷之郊則本路分兵而力不給朝廷方且益發兵增備不知幾何而止也商者不得安於途耕者不得安於野則所仰之粟不知幾何而足五州之境邊面二十餘里二賊據吾腹背歲歲不可弛備一日不可減兵備其東則西出備其南則北出左提右挈四面受敵朝暮相救不暇一有交兵則五州之勢岌岌乎皆有動揺之憂又況萬一至於敗撓不可支可不慮哉此臣所謂無形之大患可為朝廷之憂者也以臣愚計欲防

此未形之患必制勝未然之術臣願朝廷垂聽無忽臣昨累經畫青唐邈川利害朝廷未賜俞允近鄂特凌古再召溫錫沁愈懷疑懼邈川人情亦不安又殺廓羅族四人錮其囚首及勾嚨布恰克嘉首領托薩魯新族其人户不從遂拘執首酋致有五百餘户走河州界約攔未去自朝廷除結斡磋鎮州刺史勾在青唐拘留不還又勾界邊策巴克嘉勒亦留青唐其國人携二酋長憂懼愈甚於前又近探得鄂特凌古病甚或云死匿哀不

發欲踵前日簒棟戩之迹此逆酋之暴虐與人情之怨叛較然可見矣臣觀夏賊之邈川地近而形勢便青唐情通而利害同彼兩地之動息夏人知之固熟徒以沁布始簒及疆議未決故遅遲計未發爾使其志得謀行移兵以舉邈川併青唐若振槁木之易其為西邊大患臣前日已嘗具奏於朝矣就其未能二賊方且合謀為患如臣所陳其勢必矣臣又聞古人善為謀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本路欲與夏人交議地界當賊兵

之鋒而争口舌之勝臣未見其可也不若緩其所當争而出其所未發先為之計發夏賊之謀而絶其交乘青唐之變而定其國用臣前策納趙醇忠繼棟戩後醇忠既立忠順戴漢因撫諸酋悉皆内向則二賊之交絶矣棟戩繼世人心皆服虐亂既除國内舉安則青唐之變定矣夏賊失青唐之援則有背腹之憂本路得邈川歸順則有形勢之利彼之所恃者復在我吾之所患者復在彼如此則區區之夏賊將假息於巢穴而不敢窺吾

邊鄙通遠金城之疆錫之則為朝廷之德不與則亦不敢爭吾兵不用而可以制夏賊之猖獗平西賊之禍亂威行萬里義服四夷雖唐虞三代之禦戎不是過矣將見本路州民有卧鼓息鋒之安趣耕稼而成樂俗矣復何邊患之憂哉此所謂制勝於未然之術也臣伏思朝廷大計務欲安邊息民不用兵革臣為此謀其始惟護趙醇忠假兵力因其人心助其聲勢過此以往更不煩兵其津遣趙醇忠鎮撫部族合措置事件如蒙朝廷賜

可乞別具條析聞奏次臣雖述此利害或恐更有未盡事理朝廷若行詰問却致往復已依近降朝旨選差本司幹當公事种朴乘遞馬赴闕詣三省樞密院稟議去訖伏乞朝廷檢會臣累狀及今奏事理早賜處置指揮

元祐五年正月上時知熙州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四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王廷璧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遼夏十二

上哲宗論弃地非便　　上官均

臣切聞春秋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是知先王之治天下其待中國與四夷其道固異何則夷狄天性桀驁

恃遠負險中國弱則先叛彊則後服專以恩養則倔彊難制其勢使然也臣切觀自陛下臨御以來懲前日邊臣拓地邀賞之弊而大臣采宋璟不賞邊功之說務以息兵養民為事德意可謂至渥矣然自朝廷納西夏貢使復與歲賜恩禮不為不厚而戎人驕恣傲然無懷服之意遣使請地邀求無已乃知非恩之不至待之不勤其弊在於姑息之太過耳臣聞威過則怨恩過則驕怨則懷必死之心驕則有無厭之求昔先王之御夷狄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

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夷狄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戎敵之情驕傲已見大臣務以息兵省事為意前日遽弃沿邊四寨以塞其請而戎心無厭邀請益甚不知大臣為陛下計將與之乎將拒之乎與之則地日蹙而威日削適足增其虎狼之氣終不能使之屈懾柔服以聽命令漢鼂錯明於邊事嘗曰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又遣以土地以驕其氣乎臣聞兵以誅驕暴驕暴去則無所用兵政以治事事息則無所用

政驕暴未去而遽寢兵事未治而欲無事是為畏事苟安之計其極必至於用兵多事勞獘内外而後已昔漢因循以成七國之禍唐猒兵以成藩鎮之彊此前事已然之驗也戎夷之情臣雖不知邊鄙之事臣雖未嘗習然士大夫自塞徼守官罷歸京師者訪聞非一皆如臣言又以古驗今戎敵之情宜不相遠故臣敢為陛下反覆陳之臣願陛下詔敕大臣虛懷訪問塞上罷官與知邊事之臣參伍稽考當得其實則羌人萬里之情可以坐見矣

臣聞練兵選將積粟三者禦邊之急務厚賞重祿勸士之要術朝廷嘗敕邊郡為五年之蓄不知今日之積其數幾何不可以不預計矣夫犯彊敵冒白刃士卒不顧死者利厚賞也前日薄首級之賞務以息邀功之士而不知非厚賞不足以使衆此不可以不講也伏願陛下詔諭大臣簡略細務留意安邊大計却羌戎無厭之求講練兵選將積粟厚賞之術遣知邊事可信之臣按察塞徼以詳守禦得失之實儲蓄卒伍之數明誡邊吏以

朝廷之意羌虜柔服則治兵積粟以備之桀驁侵軼則邀擊前後以挫之退不得畏縮以驕其氣進不得輿兵以費吾財張大天威赫然示戎狄不可侵犯之意則士氣日奮戎心日消四夷無侵陵之患中國有泰山之安矣夫先患而謀則有餘後事而計則無及此天下大計惟陛下留神益加詳擇

貼黃臣切聞西夏見今所爭蘭州塞地皆控扼戎馬要路若苟容目前無事全不計校輕以付與中

外之議深恐戎人擣虛長驅熙河數郡孤立難守為害非細臣切意大臣之計務欲安靜無事故曲從其意若異時戎心無厭繼欲請熙河故地不知何詞以拒之臣訪聞沿邊得替官員皆以為敵人之情驕則愈橫今以旁塞要地付與徒自去其藩扞長敵人彊悍之勢如傅虎以翼借寇以兵不唯無益適足為患為今之計不若治兵積穀選將厚賞畫地而勿與尺寸使戎心曉然知朝廷之意中

國之彊不敢輕犯願陛下詢訪執政大臣令以塞
地與之不知果能使西夏懷惠無異日之患否不
可必則是徒失險阻為久遠之累如夏人以故地
疆界為言則邊將盡荅以靈州亦朝廷故土西夏
若還靈州中國亦償以故土如此亦足以折其無
厭之情兹邊陲安危之計宜博訪審慮庶無後悔
貼黄臣愚所言非欲興兵生事蓋西戎驕倨請求
無厭若不講飭邊備折其貪冒之意其勢必至侵

犯塞郡勞師費用困獘中國伏乞陛下詔諭大臣以消未然之患元祐五年六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哲宗論息兵失於欲速　　范純粹

臣伏見熙延兩路與夏國所劃封疆至今未決外議謂朝廷務在息兵失於欲速故狂寇要索日益滋彰雖聖朝懐來四夷固為上策若邊臣不究利害但務委隨則國體事機不無虧失何以言之自二聖臨御之始夏人來朝繼而秉常訃哀乾順嗣立使者往返五六貢販貿

易隨已豐富雖修好甚恭蓋亦為自資之計耳在朝廷固宜開納容彼自新然於處畫土疆未經決議當徐觀向背以察姦謀而朝廷即遣使人往加封冊欲速之意為賊所窺果致侮慢使人不即稱謝起兵入寇延渭被殘反覆不恭宜在誅絶後日復有所請但可一委邊臣與之要約示以關暇使望望焉唯恐朝廷之拒而不納也則輕重之權豈不在我乎所謂要約者凡疆界之地與夫後日之可慮者皆當條畫具盡必使與日莫得而

變也事既審決邊臣始以謝罪請盟之狀聞于朝廷然後明詔中外貸其既往之罪聽其乞盟之請歸吾陷賊之人賜汝既許之地如是則朝廷之體豈不甚尊而制寇之策豈不甚簡歟昨不為此計而聞其有請即許造朝此又欲速之意為賊所窺者也使人既至朝廷凡朝夕議論往復酬對寧不知皆廟堂謀臣之言乎是願接太重而許可太輕此又欲速之意為賊所窺者也朝廷既許以陷虜之衆易新造之壘人有品色多寡之異地

有形勢遠邇之差約當素明誅當素定必皆著見于書然後受人割地兩相付與而彼尚何能為乎今謀不素定約不素明彼以疲殘百餘人塞命而已我乃不復較問亟以四壘付之則彼計固已行矣聞四壘付之即已平徹而熙延二境始議畫疆固不晚乎欲速至是其理固然外議但見朝廷旌賞邊臣竊意朝廷謂事已平無足慮者豈以其目今貢奉不爽謂其無事乎彼貢奉不爽者是復為貿販計耳恐不足恃也前日事之已然者

固不可追今日事之可為者若審計而徐圖之未晚也如聞夏賊於塞門金城之地重有邀求之請聲言與西隣為合從之謀將以動我外議恐朝廷不以為重而輕弃之信如是則欲速亦已甚矣朝廷所以謂金城塞門為不可弃者非以兩孤壘之為利也謂其形勢險阻足以藩籬邊徼土田沃壤足以贍給邊兵也利害所係它壘莫比故獨不在給賜之限今畫疆之議乃欲苟目前之小休弃形勢之要地舍數千戶已耕之土斷數百里

斥堠之衝屏蔽無餘出門遇敵道路梗塞運餉艱虞孤壘僅存我將安用譬猶欲保一身而捐去四體是大不可也然則前日詔旨所不予之地徒虛名耳且彼之所求我必與之臣不知真足以厭其所欲而不為他日之患乎失要害之地濟無厭之求虧國體勢墮賊計謀養虎開端不可不謹臣伏思邊隅設警迨今十有餘年不為不久也朝廷不惜十年之費不憚十年之勞而務為堅守者何哉為形勢人民惜也今日之議信如所傳是

能久而不能近也前日諸路大舉雖覆巢之計尚能為之令安以待敵而屑就如此是能大而不能小也能大而不能小能久而不能近弃前功於垂成開後艱於不測臣切為朝廷惜之臣願朝廷舍其淺近計於久長其所取予並以元降詔書從事如其偃蹇置而不問但飭邊吏嚴備如昔希功造事則固所不可護邊待敵則宜無甚難以區區內亂之小羌尚能與中國久抗乎期以歲年決可竟事在朝廷不惑而已臣聞自陜以西議者

靡不知此而莫有為朝廷言者是亦以出位為誡耳雖朝廷前此議論邊事專委鄜延它路邊臣無得干預而臣任忝帥寄職在論思今以所得衆人之論妄進狂說則亦未為出位也伏惟聖心採擇不勝大幸元祐五年七月上時為環慶路安撫使

上哲宗論地界　　蘇轍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乖方乞移范育种誼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論止言見在措置之非未及

已往根本之失若然而不言切恐聖明尚有未燭再三煩瀆罪合萬死臣切覩朝廷指揮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及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行邀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策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即為改易前詔不俟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

之仍令穆衍以三省樞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
永樂陷没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
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
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
朝廷迎以與之者也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
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為
荒閑近黄河者仍以河為界朝廷一一聽之臣切見先
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

審覆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即以延安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為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請欲以蘭州黄河之北二十里為界臣切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

以二十里為界邊臣雖為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為夏人所殺若言已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違理難遙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概許之朝廷既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佐乃敢不候朝旨於元請之外修星舒智古二寨二寨既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住坐而妄

謂夏人舊繫守把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為差誤以吏部見差管幹二寨弓箭手道路廵檢使臣為守把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多方邀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切妄料朝廷之意星舒智古二寨必難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蓋朝廷歲賜既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為重所謂差之毫

黿繆以千里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健時出寇略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乞檢會前奏移降肓詛置之它路别擇名將謹守大信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令守把者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他則令推公心各具長久計條列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得而安也今臣覩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釁之作也急名帥臣寘之户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肓

還師熙河至如种朴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朴涇原獨留育誼若以召育為是則令遣之為非矣若以移朴為當則獨留育誼為失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徒遣孫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計豈可取決衍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

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唯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衆死有餘責（元祐五年八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論不可失信夏人　蘇轍

臣聞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弃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

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為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

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
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
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疎
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
以强晉國則信義之効見於久遠如此臣切覩朝廷之
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既受冊命不肯
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所
許四寨易蘭州塞門朝廷雖不許大臣務行姑息不俟

其請而以歳賜等事許之一歳所賜凡二十萬夏人仰
以為命雖以一歳之入易蘭州塞門可也而柰何與之
蓋自失歳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
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既得歳賜始議
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
為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為兩不耕地約束既
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
佐范育种誼欲於見今城堡之外更占智古星舒二堡

大臣僥倖拓地之功不以育等為非從而助之尋為夏人所破所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毀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迫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為界其言猶未絕口而大臣又悔欲以堡鋪之外對留十里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以為失信太甚非中國之體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內患未解不欲違拒黽勉從之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為強失之不足為

弱雖小人以為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定
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衆凡五萬人
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費已不貲而夏人順否又未可
必雖復暫順要之久遠不信朝廷為患何所不至然此
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恐大臣狃於小
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近遣穆衍與邊
臣計議既欲取智古星舒兩城一帶良田凡數十里又
欲與秦鳳路隴諾城與熙河路定西城照直地僅一百

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作夏人不堪其忿竊
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用兵所得四寨朝
廷猶務息民弃而不惜况於其餘何足計較在兵法有
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又曰利人土地寶貨
者謂之貪兵貪兵者破今之所為正犯此禁臣切恠大
臣皆一時儒者而皆弃所學貪求苟得為國生事一至
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皆出种誼誼本小人安知大
慮而舉朝廷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

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為念斷之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

貼黃添屯數目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邊事凡自前邊臣欺罔殺略熟户計級受賞鹵掠財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買賊賣責如此等事皆不得為故上下鼓唱願有邊釁凡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星舒智古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

以為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爭爭端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姦計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内有篡國之心然其為人狡而多筭寛而得衆方欲内安豪酋外結朝廷誒内外無患然後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打量地界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葢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繫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見其易與因而别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

忍或至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

返欲求和則所喪多矣元祐五年十二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徽宗論進築非便　　范純粹

臣伏見陝西河東沿邊諸路拓地深遠城守增多凡邊

臣始議經營利害之實與夫朝廷處決之計臣固不得

與聞而它路形勢之狀保明之計臣所未嘗親見者亦

不敢輕議唯是河東一路臣忝領帥任雖止百有餘日

而承乏鄜延亦既累月耳目聞見略已詳熟誠心所得

義不敢欺切惟兩路凋殘困於進築在公則所費金帛
緡錢不知其幾千萬內外之力既已匱竭此朝廷固亦
究見不待臣言而後知在私則大兵之後洊有凶年雖
去歲夏秋兩經豐穰而物價未甚減少如鄜延路新城
堡砦今春糴買米斗猶有至一貫四百文者則一方艱
食可以槩見春冬苦雪饑殍縱橫士卒疲羸鶉服過半
其月得料錢不足充一飽之費民之窮獘從此可推唯
是浮游贓貪之人欺天罔上盜竊名器大得所欲賊者

既貴貧者既富閭閻小子畧邀封侯之望而棹臂散去者又不知其幾千百人也所拓之地疆界遼絶由是封堠有去城砦一百五六十里去處必欲責巡捉人馬頻至境上則裹糧露宿曠日不返奔走疲獘衆情厭苦若欲休養士卒則新地之内無復人迹將士覬望不敢有言朝廷欲墾闢新疆每路置提舉官招刺弓箭手以資兵備而所得多浮浪闕食之人唯幸借貸種糧牛具等錢而隨即逃亡臣在河東路勘會得一季之内逃亡至

四分今至鄜延考究得提舉弓箭手官石杏所招人計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内已逃亡過二千八十八人地未加闢而所失財用亦已多矣是未見得地之為利也鄜延一路前此頗以招納為事臣今契勘自紹聖三年後來計招到夏國人口共一萬一千五百餘人其中丁壯纔及三千自餘皆婦女老小之數並計日給食内已得班行名目人皆給料錢驛券歲費極廣錢粮浩博若謂可以分彼兵力則一國之衆豈以三千人為重輕若謂

使可以致彼離叛則前後招納甚久而未嘗小驗平日莫測心腹間輒叛去不唯出入之時決不敢保其為用而緩急之際内變可虞邊防機事靡不傳洩由是推之安知其非謀也哉是未見得人之為利也新地之内既有城堡之備莫非先計兵力今計鄜延一路新舊城砦二十七處合用守兵六萬三千然秖是依守禦之法計地步排立之人而出奇禦敵番休固守者未在此數新壘守人既不可闕餘雖舊砦亦當足兵有如金明最是

近裏遁者賊至屠戮無遺則知不問城堡之新舊舉不可之人而後可以責其固守也自夏人納欵以來朝廷已將戍兵將吏十減六七今諸城堡砦守禦人數未及合用十分之四若將來稍有警急則兵備何以自全若萬一再遇凶年則歲用何以取濟是城守之計為甚可憂也議者以謂夏人力屈情見既極恭順請命率職誠服不渝邊患封疆自此大定臣愚不善料敵未敢信然而日夜區區私憂國計何者在彼國勢恐尚借諸路所

取之地在人常情恐未忘積年所結之隙今雖修貢而未及疆議者良有以也乃養力待時聊以自欵耳蓋歲頟賜予至于來朝商販所得甚厚而又諸路塞上博易公行度彼二三年間事定力全則必先以畫疆為請一語不契決復盜邊臣恐朝廷未可以今日之迹遂為奠枕之安虜情深狡為甚可憂也臣以謂開邊之初昔固神速善後之計今實艱為雖得地得人未見稍利而邊備實可寒心臣不敢茍無事於目前乃所顧圖安於永

久若一路城守朝廷可以增足戍兵增戍之兵朝廷可以長足歲費則臣雖疲懦敢不竭心庶幾上遵廟謀聊可居職今守計不備而無兵可增縱有兵可增而財用方窘以此禦寇豈臣敢當它路事宜度不殊此措置宜先於機會豐凶難測於天時伏望聖慈曲賜軫恻内量國力外察邊情深詔大臣更為遠慮明降畫略以杜艱虞臣於神宗皇帝在御之時數陳兵議後於哲宗皇帝臨朝之日復論土疆或賜優容或因而坐廢有干典憲

實出狂愚今者再被使令未忍便為緘嘿不唯身任憂責况復職在論思雖置散投閑固重覆車之戒而納忠敘事詎忘體國之心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上時以龍圖閣學士知延安府尋移知永興軍十月坐朝廷方遴將治邊而不能飭兵務穀克謹邊備數於奏章有沮壞之議落職知金州

上徽宗論進築非便　　張舜民

臣伏以陜西河東自紹聖二年用兵至今首尾六年進築未畢覆軍殺將糜費錢糧不可勝紀每築一城自帥臣已下增秩賜金號為賞功竊按春秋之法凡稱城者

謂既得其土地人民然後城之以宅人民耳今則輕師潛入三五十里以至百里乘敵人未覺之時數日之間茍脩草創亟聞朝廷盜取功賞然自城門之外依然賊境以一徑内通晝日挾兵張弓非百十人不敢行是真謂之城乎其初帥司制置經畫每一寨乇三千人守禦計置糧草厚破公使以來吏民不旬月間人兵復抽去草糧未盡計置公使亦遂裁減其已居官吏人民日夕憂恐不成家計亦有修築逾年至今未有人居止者其

兵將吏民彼此相諭本不為修築開邊止為沽將帥之賞而已以致工作苦寙守禦繆悠若夏人一來不攻自破此皆邊人之語也朝廷高遠詭冒百端上下相蒙以致如此昨元豐年五路出界既而回軍神宗皇帝欲自涇原路胡盧河川築十五堡以通靈州以其功賞浩大尋亦罷之五路入界所降御前劄子畫一指揮第一不得修築城寨深慮邊臣幸賞也李憲築蘭州雖不按法然勘劾逾時終亦不賞范育帥熙河築定遠城用錢糧

五十七萬當時言者以為百萬論列紛紜二年不已今既河東陜西六路進築五十餘城亦何止涇原十五堡也其一寨之費何止定遠百萬耶又自軍興已來關中歲饑流亡莩餓十室九空鹽池之利居天下之半一旦失之夫以軍事方興值累年災歉而又失大利天意可見也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三者皆不得其一而堅以罷將御老師役饑民爭曠土而不變者未之有也熙寧中李復圭帥環慶因出軍散鞋錢以其半

尅還舊欠衆兵喧呼潰叛而出關中騷然者逾時不能定今則六年妄作曾無一人諍語此廟社之靈也每一思之使人不寒而慄用是廟堂之上日進諛言蔽哲宗皇帝聰明以謂夏人之勢至衰至削中國六路進築而無敢有抗晏然自得不復計慮此尤可憂者也臣且以近事明之紹聖三年秋九月夏人大舉寇鄜延號一百八十萬破金明圍延安陵轢諸寨種落為之一空至四年便為衰弱不能舉豈今年一百八十萬而明年徑至

衰弱如此者乎雖甚愚之人亦知之廟堂執政大臣亦知之姑為此說專欲蔽上之聰明也大抵夏人用兵皆本元昊之法先謀而後戰吝嗇財用愛惜人命與中國政相反中國六路進築天下困弊夏人坐觀不遺一鏃臣敢望陛下止以此觀之不問可知矣夏人謀深不同中國彼一旦謀成力辦搖尾南鄉凡新築之城創開之地未有能不失者臣未死可以服妄言之刑矣願陛下以三年待之河東之人自古不曾流移以其勤儉為生

少經力役今則流徙太半長安陝華米斗一千鄜延麥麫一秤二貫三百皆足陌也自西京以封樁錢糴米運至鄜延每石為錢二十貫有畸古先有是乎關中之民十無四五以今日之勢而猶貪無用之空土非賣國而何故臣今日之說敢望陛下速罷兵養士懷民也不然將有變矣不易帥不能罷兵不久任漕司不能養士五年罷兵十年懷民恐瘡痍猶未合也古之善兵者其君莫如漢光武其臣莫如唐李光弼光武每發兵必增白

鬚數莖光弼每臨陣常置短刀靴中人或問之光弼曰吾天子三公不可辱於賊手萬一敗北則當自裁也以光武光弼之飽戰知兵猶如此之難是何江湖書生足未甞履邊塞目未嘗見兵革耳未嘗聞金鼓一旦輕率總戎容易取敗貽憂君父殘害生靈曾不至於自焚者前所謂廟社之靈也紹聖三年秋臣赴任知潭州登對故嘗析陳於哲宗皇帝之前因及神宗皇帝感疾之由天顔嚬蹙久之屢蒙歎韙然當是時猶未至於如此其

後卒不見施行為左右大臣所蔽也故善御者毋使窮其力善牧者毋使擾其羣力窮則車敗馬傷羣擾則瞻前失後靜思至此雖有智者不能善也方今天下之事大且急者無甚於此伏望留神三復考驗施行建中靖國元年

上時為吏部侍郎

上徽宗論河北備邊五事　張舜民

臣猥以衰疾繆塵聖選使侍罪邊陲平時責任固已非輕況當邊人新舊之交河朔累年饑流之後使邊人盟

好如昔無致渝變更不復論儻使有毫髪好惡不同前日便貽中國深憂以臣覩之今日河朔之勢正如陜西寶元康定之前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一旦倉卒不可枝梧邊臣若預為振舉則謂之張皇而朝廷亦自不容若依舊宴安號為無事則綱目日見頽廢有不勝舉之憂故凡議河朔之政者以今日為最難此臣所以不敢緘默必為陛下陳之也其當急務者略有數端故曰選將兵擇郡守添兵額蓄財用謹探報數事修立則邊備之

銜已過半矣苟行之得策亦無張皇生事之患今臣輒有所請敢望陛下留神省覽特賜主張應副則事無不集若委之有司援條沮難則無復機事矣謹别具門析奏陳

選將兵

凡言河北軍事者必曰將驕卒惰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此上下所同知也或者欲為之整齊訓練之則必曰河北軍情不同也稍急則生變此中外所共患也又為將

者多是膏粱子弟畏河東陜西不敢往盡欲來河北百年之間未嘗知有烽火之警雖有出屯不離本路唯是優游暇日安得不驕且惰也近日朝廷將河北將兵遣戍陜西甚得均勞之策臣欲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將兵輪那出戍河東陜西却將東西京將兵專戍河北以補河北將兵出戍之闕仍比之他將少促代期所貴平時則知有道塗往還之勞緩急則知有出入戰陣之事

擇郡守

勘會河北沿邊州軍自兩地講好以來迨今百年雖號為邊郡不知有戰陣守禦之事唯是飲食宴樂優游暇日而已以此凡智古公平奇特之士莫得而居之以至城壘器械凡所謂軍中之職不復講脩相習宴安久已成俗臣伏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沿邊知軍州及將副選擇脚色内曾經三路沿邊城寨將佐及累有戰功内知州軍曾實歷路分都監資序人充仍舉行自通和

以來河北沿邊知州軍條貫所貴緩急之際不致誤事

添兵額

本朝自南北通好已來定州路兵額常及十萬爾後日見銷耗至熈寧元豐以前定州猶不減二三萬人後因封樁禁軍闕額錢糧朝廷唯務封樁數多轉運司利於銷兵省費更不一切招填因致邊兵日少即今春秋大教盡數不及六七千人定州最為河北屯兵之處尚乃如此其它州軍即可知矣咫尺狄境聲迹相聞使形勢如

此豈得安便皆由邊帥不思經久利害憚於建明朝廷不復以緩急倉猝為慮定州馬步禁軍共三十一指揮近年每指揮減作四百人仍招填不足臣今乞將逐指揮人數却復舊額定州依乞元降朝旨常令及二萬人仍乞於京東西路招刺添填專置官催促所貴稍遠北邊不致張皇

蓄財用

勘會河北累歲災歉又以大河移徙生齒遷流民力凋

弊公私乏絶臣訪聞本管定州即日人糧不至急闕唯是錢絹苦無見在堡寨以東糧食亦闕兼聞春衣至今有未曾支散去處定州一年約支錢二十二萬貫有零諸雜課利改錢祗得一十一萬有零其餘盡是轉運司添陪方了一年支計今轉運司那融不行屢曾干告朝廷已聞支撥見錢文鈔及借奉職等補牒河北州縣既屢經災歉流死公私乏絶豈有餘力買官至於見錢文鈔又專為博買斛斗所以應用全闕定州一月諸般支

使約萬緡軍資庫轉運司見錢紙有七百三十餘貫絹二百餘匹定武大藩猶且如此其餘列郡即可知矣咫尺北邊覘邏日交使知財力至此何以示威取重伏望陛下特賜指揮將給降見鈔如糧食足用處權許出賣見錢及諸州軍常平錢内借撥一二百萬貫赴轉運司應副急闕支用却責限歸還據今日窘急之勢儻朝廷不為講明救濟使人情窮濫緩急必致生事

謹探報

臣觀古之為將守邊第一必先覘邏苟得其術敵人之情可以坐制先人有奪人之功其此之謂也與夫戰攻而獲勝不可同日而語切聞河北邊上近年探事人徒有其名至於酬賞全然微薄以致覘邏之人不肯探伺既不知敵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枝梧況當新舊之交尤在精審訪聞即日安撫司所管回易本錢不多臣欲乞朝廷特降見錢文鈔一十萬貫添助回易如探伺得實則量添酬賞所貴激勸邊人虜情可得建中靖國元年上時除知定州

上徽宗乞撫存北狄　　趙適

臣伏准今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奉御筆狄界為女真所侵兵勢瓦解切慮奔潰侵軼逼犯邊境仰河北諸路帥司依已降指揮團結兵馬編排器甲准備不測勾抽上邊使喚仍先具知委奏聞除已具知委及逐時探到北界事節次附入內內侍省遞奏聞去訖臣切詳北狄自澶淵既盟之後歲省用兵之費國享重幣之利彼自知得計守盟修好皆其誠心然累年以來北酋失德上

下離叛人不為用女真勃海寇亂其國征伐不已敗衂相繼境土侵削士馬凋殘財力匱耗常疑中國竊有窺伺左枝右梧困獘日甚恭惟陛下好生之德深洽民心帝王之舉必度萬全況臣嘗親奉玉音屢被詔劄每念南北歡好力固祖宗盟誓謂非細事不可少有引惹造端生釁而彼殊不知聖神加惠兩國之意如此今茲睿旨特慮他寇與奔潰之衆不測侵軼姑示備禦之計廟謨甚遠預為之防然臣叨承閫寄職所當言苟有管見

豈敢緘默伏覩邊報近者北酋獵於白水川女真掩其無備全軍陷没北酋不知存亡國中震擾未見所立若復調兵上邊彼將謂中國起乘其釁疑隙既開何可復釋唯當示之安静致其懷服臣愚切謂耶律氏既有沙漠歴年甚多邊人習熟貴其種類設有姦雄誰肯推服仰惟朝廷與酋凡弟之國共守盟好百有餘載今北酋叔凡子弟甚衆若北酋真遂不還願陛下用家人禮特遣重臣將命彼國推急難之義念外侮之虞慰諭其宗

族臣下厚加拊勞勉以忠孝雪耻㦲難就其北酋叔兄子弟取北酋之所愛國人之所慕擇賢立孤以主其衆隆其恩禮錫之封冊申結信誓以繼好息民俾之知戴中國遼既倚中國為重得存其宗社則中國有大造於遼也陛下雖不責報彼歸故地減歲幣必有一以報陛下矣如是則中國不得汗馬之勞遺鏃之費萬無失一而安享大利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伏望聖慈特加採擇速奮睿斷施行實天下大幸

貼黄臣愚切謂敵失其酋未知所立方疑中國乘間而攻之然陛下兼愛南北生靈務隆義好若即恤其禍難援立新酋當此孤遺乏助之時得倚朝廷以存其國名正言順勢無不從則恩歸于我必服彼心申固盟誓為利無窮若使彼新酋自立則恩非我出立而衆附則勢將復彊增戍緣邊過為隄備徒足生釁以啓戎心願陛下無遽增戍開先時之隙毋緩立孤貽不及時之悔孔子曰興滅國

繼絶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惟聖神亟圖之

貼黄臣契勘女真蕞爾小夷自昔臣屬契丹勢不過遼之一大族其衆彊弱與遼不侔徒以北酋失德乘其離心遂致以寡敵衆以弱凌彊者非女真之能皆遼所自取也然契丹大國其人素不畏女真女真今雖得志亦豈能久横行於北方哉遼之新酋既立得國人心事將反掌也陛下仁聖被於四海普天率土罔不臣妾若速於斯有以深結其

心使之懷服自削其平日之貪傲今若止增戍之役收援立之恩敵以守盟存國之大義蠻貊革心固不難矣臣所謂用力少而見功多也宣和四年二月上時為真定府路安撫使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